

美蘇關係在和解政策下的趨勢

紀清寅

一 蘇俄仍將繼續推動和解政策

中南半島全部淪入赤魔掌握後，蘇俄除一再誇讚越共在民族解放戰鬥中，與抵抗外力侵略的英勇奮鬥中，終於獲得卓越的戰果，導致全面的輝煌勝利，值得深深慶祝外，但在國際方面却並未顯示出得意忘形的狂態，尤其在中南半島棉越戰局潰敗期間以及方始結束之際，蘇俄的新聞評論表現出異常顯著的溫和與節制，沒有人正式嘲笑美國在印支的政策失敗，這正代表它深恐由於中南半島的形勢影響到與美國「和解」的關係，而顯見「和解」正是它軟化鬆弛美國國防，以至埋葬美國極為重要方式之一。

據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人員向國務院發回的報告說：「蘇俄頗擔憂美國經中南半島之敗後，右派勢力即將高漲，尤其明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在未來競選中，右派勢力很可能決定選舉結果，而使美國走上軍事主義之途，那樣一來，和解一事就會遭到破滅」。

莫斯科的西方觀察家認為，蘇俄對美國核子潛艇尼米茲號下水典禮中福特總統的演講，頗為重視，更也特別關切到國防部長斯勒辛格的演詞，福特曾特別強調美國軍力的重要性，斯勒辛格的話則更為露骨，蘇俄認為這是美國決心重建軍力的訊號。

美國國會雖然仍舊削減國防預算，但據目前情形顯示，削減的幅度較近期的為小，那就是說，國會已改變了過去的主張，表示出目前對和解已有了一種警覺性。

同時，蘇俄不但恐怕日內瓦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將會不順利，美國可能採取強硬態度。更害怕的是美國將再延緩美蘇本年在華府舉行的高階層會議

，此一延緩將會對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造成不利的影響，布某正竭力想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

另據以戰略專家為中心的若干批評者辯稱，蘇俄的核子武力既然已和美國並駕齊驅，就應該設法取得徹底的戰略優勢。他們反對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東西方和解」政策的中心議題，因為他們認為談判的結果將會約束蘇俄擴張核子武器的自由。

另一羣「死硬派」人士則恐怕，蘇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旦鬆弛之後，蘇俄嚴厲的內部控制系統，可能因此而瓦解。

他們主要不滿的是，為「東西方和解政策」付出代價太高的是蘇俄，並非像許多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是美國。

這會不會是蘇俄將捨棄「東西方和解」政策的徵兆？未必見得。西方國家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們一致的看法，認為「東西方和解政策」仍將繼續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基石。

事實上，據說蘇俄為了使歐洲高階層會議一定能够在本年夏季召開（按該一會議現已預定於本年七月底舉行），並隨後在華盛頓舉行福特與布里茲涅夫會談已經向美國及西歐國家作了一些讓步。蘇俄的這些讓步，是美國在交易中對蘇俄採取強硬態度的結果。引用一位在莫斯科的退休歐洲外交官的話：「福特不會將任何好處讓給蘇俄，而蘇俄目前所作的讓步，似乎已經抵消了它原來業已獲得的利益」。

至少，到目前為止，克里姆林宮為了維持「東西方和解政策」的繼續推動，並未以強硬的行動，來配合強硬的談話。

在莫斯科，有經驗的政治觀察家表示，蘇俄正以冷酷的方式對待美國，有一個明顯的目的，那就是為了安撫蘇俄國內對「東西方和解政策」的非難

不過，最近蘇俄對美國的態度，突然間變得出人意料之外的強硬，莫斯科對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大事批評，說他企圖以「捏造蘇俄攻擊的威脅」等警告，來恐嚇西歐國家，指責說：「斯氏忽視美國政府的和解政策，想使世界保持緊張，他似乎並未聽到白宮及國務院保證繼續支持和解的聲明。反而一週一週的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加強軍備，維持緊張情勢並對蘇俄外交政策愛好和平的宗旨，散播懷疑。像斯勒辛格這樣負責的官員，似乎應該多對他自己所隸屬的政府簽訂的協議加以考慮，也應多考慮美蘇兩國間形成的政策。」同時又指責美國國會的「貿易歧視」，已使美蘇關係緊張。美國將以「S戰門轟炸機售予歐洲國家的交易，亦被指為華盛頓陰謀迫使西歐國家更加依賴美國。」

對福特總統指責訪問西班牙時說，「他犯了一項大錯，該項訪問證實了一點，美國所想的只限於與冷戰有關的一些軍事基地與戰略」。蘇俄對福特總統指名的責難，在過去是極為少見的，現在居然也以刊載其他國家不利於福特總統新聞報導的形式出現。

二 和解政策面臨嚴重的考驗

在華盛頓方面，也有明確的徵兆表示，「和解政策」正處於緊張狀態之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曾提出警告說，原來預定於本年年底舉行的福特與布里茲涅夫高階層會議，可能會被取消。

季辛吉表示，蘇魯布里茲涅夫是否到華盛頓訪問，將視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是否達成一項協議而定，而這樣一項協議似乎還遙遙無期。

另一個困難的徵兆是，美國人普遍認為在「東西方和解政策」中，可資運用的籌碼，已經被季辛吉過渡的支用，因而產生了不良的反應，導致兩種影響：一者認為「和解政策」可以解決美蘇過去多年來明爭暗鬥的冷戰與以談判謀求和平的幻覺，大部份已經煙消雲散。蘇俄仍舊被視為具有危險性的潛在敵人，處心積慮的利用美國，來擴張它自己的實力與對各地區的影響力，所有任何機會它都不會放過。再者，日後與蘇俄簽訂的任何協議，都應受到嚴格的評估，以確定雙方的平等互惠。同時，認為美國的經濟、戰略或政

治等單方面的讓步，以作為「和解政策」代價的觀念，已不復為人們所接受。美國的這種強硬態度，業已很明顯的限制了季辛吉進行對蘇俄交易的行動自由。美國國會已經將一些政治性的附帶條件，加諸於原先提供予蘇俄的貿易優惠及由政府津貼的信用貸款，雖然季辛吉曾強調，貿易上的讓步及信用貸款是對蘇俄採取「溫和態度的鼓勵」。

再說，季辛吉很清晰的瞭解，任何有關限制戰略武器與莫斯科之間的協議，假如允許進一步的軍備擴建，而且沒有及早縮減的希望，必定會受到國會的杯葛。

使華盛頓重新衡量「東西方和解政策」的另一原因是，希臘、土耳其為塞島事件爭論不休，而葡萄牙與義大利共黨勢力的不斷增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地中海南翼形成崩離析的狀態，尤以共黨在中南半島的勝利是由於得到蘇俄積極支援，影響所及，使美國的重點，已從增進對蘇俄較佳關係，轉變為不得不致力於加強西歐國家對美國動搖的信賴與同盟關係，如此一來，使蘇俄無法利用可能存在於他們心目中的美國的弱點。

最值得注意的是愈來愈強硬的美國立場，反映出一項廣泛的不滿，認為當前的「和解政策」只是單方面有利於蘇俄。許多評論家堅稱，蘇俄以微小的代價，來換取有價值的美國工業技術以及範圍廣泛的西方信用貸款。最近幾個月以來，蘇俄發動了一項龐大的新軍備擴建計劃，並且以不斷將武器流入中東，來妨礙美國在該地區謀求和平的努力。

季辛吉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在密蘇里州聖路易世局會議上發表主要外交政策演說時說：「蘇俄的軍力擴張和莫斯科迫切想利用戰略上的機會，仍是和解中的一大威脅」，「儘管有許多缺點，美國必須採取和解政策，並且勿將美國外交政策的每一挫折都歸咎於蘇俄」，「雖然不應將每一挫折歸咎於蘇俄，但有一鐵的事實，即每有真空存在，蘇俄即可予以利用，如葡萄牙、中東和中南半島，這些地區的困難來自當地的情況或美國未作充分的反應，但也是來自蘇俄的干預所致」。季氏認為和解政策已經導致如柏林之類危險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並為結束核子武器競賽奠定了基礎；但在偏遠地區，兩個大國的合作缺乏進展。季氏並說：「美國決心抗拒地區性衝突的壓力，及抵制利用此種衝突」，「深信中南半島的失敗並未使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承諾失效」，「如果在越南事件之後，我們逃避責任，我們將會處於一個混亂危險

的時期，較以前所有的經歷為甚」，「美國放棄既有的責任，必然會使國際和平陷於緊張」。

另據本年四月份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說：「許多美國專家認為過分推銷『和解』，是美國面臨當前外交政策危機的原因之一」。該刊在分析美國外交政策的病根時，舉出原因之一是：「國會與國民對有活力的外交政策之支持，因為和解政策所造成的虛偽的安全感，而見減弱」。該刊引述參加決策的一位軍事專家的評論說：「和解使我們保持強大的軍事態勢，更加困難……沒有明白地可以估出『侵略者』——諸如納粹、俄共或中共，對外交政策便難於得到全國一致的支持……現在沒有明白地可以識別向我們壓迫的敵人，我想我們許多國民便寧願撤退了」。

該刊也引述另一位與戰略計劃有關的官員所說：「在總統與國務卿堅持與蘇俄及中共這種虛偽和解的時期內，美國的外交政策將依然是一團糟。決不要忘記，這種和解是虛偽的。所有的便宜都讓俄人與中共佔據了。因為我們決心不做破壞和解的事，所以我們未能提出一些現實的問題——為什麼蘇俄與中共對河內繼續提供侵略武器，河內正在使用這些武器違反巴黎停戰協定」！

該刊說：「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當前危機的其他原因，還包括：——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所擔任的角色，美國國民的態度已有深遠的轉變。——在外交範圍內，國會削弱行政部門的權力。——季辛吉國務卿的個人崇拜」。

另據合衆國際社紐約六月廿二日電訊報導，美前國防部長賴德在「讀者文摘」著文說，他認為蘇俄近幾個月來正在加強其本身及其盟邦的武器裝備，並一再秘密或公開的從事愚弄和解及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賴德指責蘇俄正在訓練阿拉伯游擊隊，並已違反與美國有關生產及試驗戰略武器的協議。巴黎和約的蛀蝕及越南的淪陷，蘇俄是其間重要的因素。蘇俄不斷無限供應北越攻擊性作戰物資，在破壞巴黎和約中扮演了直接主要角色。

三 美國與北約組織的動向

近三年來，由於美國之高唱「和解」政策，正與蘇俄之「和平共存」攻勢論調相互輝映，北約若干國恰然已中了俄會布里茲涅夫的陰謀詭計，對於

美蘇關係在和解政策下的趨勢

集體防衛的重要性並不如過去那樣熱誠關心，他們甚至錯誤的認為，蘇俄所宣揚的「和平共存」政策已使得北約組織的軍事價值成為可疑的問題。對於這些成員國來說，維持北約組織的現狀已屬勉強從事，至於對該組織的充實和增強，那是不可能被予接受的。

實際上，如和華沙公約組織相比，北約組織目前已大佔下風。在中歐部份，華沙公約國的常規兵力和坦克數量都遠超北約組織。希臘、土耳其的衝突及葡萄牙、義大利最近政治轉向，則削弱了北約組織的南翼，勢將使北約內部的安全受到威脅，而在北歐挪威則始終是北約組織防衛最弱的一環。

如果要加強北約組織的軍事實力，使其不致過於落在華沙公約國之後，則西歐各國必須增加他們各自部份的承擔。這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步驟，也是合理的舉動。原因是在一九七六年大選之前，美國總統絕對沒有力量擺脫國會的牽制而執行積極的國際政策。換而言之，要美國單獨增加它對北約組織的承擔是不可能的，美國的承擔也必須和其他成員國的承擔成比例。

無可諱言，對於北約的歐洲成員國來說，除西德以外，確也沒有增加它的承擔的用意或能力。由於若干國內左翼勢力的囂張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如義大利和英國都無法對充實北約組織的力量多作出一些貢獻。至於比利時、丹麥和挪威，那就更不必談了。荷蘭固然是北約的堅決支持者，但本身的力量有限，尚不能左右其他成員國的政策趨向。在這種情況下，福特總統所計劃的加強北約組織的步驟，恐怕只將停止於大家紛紛發表演說的階段，而不會很快有具體的表現與發展。

據瞭解，美國除想加強北約組織外，還打算擴大該組織對於共同安全的責任範圍。這就是說，美國希望北約組織能成為具體而小型的「聯合國」，對自由世界——特別是中東地區——的集體防衛發生更積極的作用。

福特總統於本年五月廿四日在向英、法、西德、義大利等國電視廣播記者談話時曾表示過希望北約組織能夠改進對西班牙的關係，以便逐漸接納該國加入北約組織，他這一表示可以視為對歐洲各國的一種試探。

其實，由於葡萄牙左翼獨裁政權的成立，英國的若干國防專家及北約組織專家業已提出接納西班牙加入北約組織的建議。他們指出，北約組織本為反對共黨勢力的擴展而成立，在葡國已淪入共黨魔掌控制之下，該組織不應再繼續以葡國為成員國。

不過，到目前為止，北約組織各國對葡萄牙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尚未公開表示他們的觀點。但認為如果葡萄牙並不打算退出北約組織，則應該承認它仍然是組織成員國之一，至組織內的安全措施，則是技術上的問題，對西班牙加入北約，似乎也沒有積極的表現。

總之，福特總統這次布魯塞爾之行，很難達到他預期的全部目的。不可否認的是俄國布里斯涅夫的「和解」障眼法已解除了西歐國家人民心裏的武裝，而那些掌握着選票人們對於國防預算根本不肯支持。他們竟然不去切實理解，正是由於北約組織的存在，歐洲才獲得了三十年來的戰後和平與安定繁榮，他們更不明白，東歐和西歐之間的政治平衡完全倚賴着雙方的軍事平衡。只要華沙公約國到了掌握絕對軍事優勢的時候，它們便一定要推翻目前的政治平衡。

共產政權的侵略擴張初無二致，和民主國家的政府相比，共產政權由於它的獨裁本質，更能堅持它的長遠赤化全世界最終目標。就過去進行之冷戰而言，西方國家早已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希望從此走向和平坦途；而共產陣營却仍然繼續不斷加強擴大，所不同的是，它目前的冷戰外衣是「和解」、「和平共存」、「和平共處為原則」而已。

今日美國與蘇俄軍事力量的對比，確實已難予保持平衡，當前搖搖欲墜的均勢，是建築在民主國家與美國的團結合作之上，而這一基礎愈削弱，均勢就會漸漸被打破。所以美國的政治領袖宜着重於世界均勢的維持，來瞭解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需瞭解今天美國的安全，不是建築在美國有限的武力之上，乃是建築在美國與盟國間的合作之上。因此，今後如何加強國際間的團結合作，仍是美國所應積極尋求解答的重要課題。

多年以來，美國與盟邦的合作關係，似乎受到基地政策觀念所支配，中南半島的悲劇發生後，這種基地政策觀念更形加強。反觀敵人的做法則不然，他們所努力爭取的不是一個軍事基地，乃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地區。在全球性的反共鬥爭中，基地政策是很短視的，其作用與價值均屬有限，所以美國應該向敵人學習，努力爭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亦唯有這樣做，美國方不致被敵人所孤立，所圍困，所窒息。

四 索忍尼辛對「和解政策」的箴諫 警語

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俄國作家索忍尼辛，最近在美國東岸作旅行演說，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警句，值得自由世界人士反復思考，這是他身歷鐵幕中受到過無數次精神與肉體的凌虐折磨，萬劫餘生下，吐出由衷沉痛的肺腑警語。在華府聆聽索氏演講的政要有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勞工部長唐樂浦，新任駐聯合國大使莫寧漢，前國務卿羅吉斯，前國防部長賴德等。索忍尼辛所說的若干要點：

(一) 西方常自覺在利用一個共黨政權，實則為其所利用，諸如第二次大戰時，即使沒有史達林，仍舊可以打敗希特勒，但西方却希望「以俄制德」，給予史達林不必要的全力協助，結果使史達林坐大，成為戰後威脅自由和平的禍首。索氏稱一九四一年西方領袖和史達林作了最無恥的交易，我們認為更無恥的是雅爾達密約。現在一部份人妄想「以毛制俄」，是在走向同樣的陷阱。誠如俄國古諺「不能引狼制犬」。目前一部份美國人維持均勢的構想，甚至製造幻想中的均勢，不惜給予潛在敵人精神與物資的支援，比二次大戰時所犯的錯誤更為嚴重。

(二) 西方國家的「和解」，祇問某一政權是否符合其短暫的均勢制衡的假想，而不問此一政權善惡的本質，甚至不問將來的後果。對這個政權之下有多少人民被奴役，被迫害，乃有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忘記政治上的一切道德的準衡。真正的「和解」，不祇是指停止戰爭，也應指在一個國家內部停止暴行。這是一具有崇高道統精神的觀念。我們常常可以聽到有人說，我們不能漠視一個擁有七億人口的政權，但他們說這句話時，却漠視了一個真正的事實，那七億人口絕大多數時時刻刻在求擺脫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控制；這個政權從未「擁有」而祇是「奴役」着七億人口——隨時可能被七億人民推翻。

(三) 索氏說，有些人認為蘇俄領袖已放棄了他們瘋狂的意識形態，有些人覺得應該支持蘇俄較為自由派的領導者以對抗更為危險的人物；也有人認為蘇俄已由一批技術專家所取代，政策已在逐漸軟化，而這些都是天真的幻想

更不幸，其幻想同樣施之於毛共，相信某些份子所謂溫和派，相信他們考慮實際利害多於共黨理論，故可望其與西方世界和平相處，下一代可能更「自由化」，似乎一傳再傳，一變再變，就可以變得和美國一樣。殊不知這完全是策略性的，欺騙性的表演姿態。索氏認為：「所有共產黨，當他們得勢時，都變得殘暴冷酷，毫無一點仁慈之心。他們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們都希望摧毀你們的社會，埋葬資本主義國家」。

（四）西方人尤其美國人對朋友多所苛責，認為這樣不夠民主，那樣不夠進步，結果却便利了敵人的滲透、破壞以至顛覆，而對潛在敵人的屠殺及侵略暴行，則視若無睹。索氏認為過去對西貢政府的批評近於故意挑剔，他問道：「在對抗集權主義的前線戰爭中，有誰能維持完全的民主制度」？他惋惜西方國家沒有以一九四一年支持史達林的精神來支援越南政府。相反的，一些美國人對共黨的言行表現，尚曲意為之辯護！當毛共明白聲明要反修、反帝，美國奪回馬雅古茲號貨輪；大罵美國是海盜時，他們說，毛共說的話是常常和他們的言行不一致，這祇是說說而已。但當毛共說希望美國繼續留在亞洲，却又相信毛共言行是一致的，且沾沾自喜，寧可相信他們美麗的謊言，而不相信他們醜惡的眞話。這是矛盾的，也是極端危險的。

均勢外交的構想，一部份淵源於哈佛學派費正清等人的理論，他們說中國幾千年的外交傳統是「以夷制夷」，因而美國也可以師其故技，「以毛制俄」，或「以俄制毛」。事實上，這對中國歷史是一知半解，中國除了西漢以外，幾乎所有「以夷制夷」的後果都是失敗的。

五 祇有堅定不移，才能抵抗共黨的侵略

索忍尼辛在華府接受美國總工會歡宴時他說：「過去在雅爾達會議時，蘇俄佔據了蒙古、摩爾達維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已獲得默認，西方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以保護東歐，因此緊接着又有七、八個國家被併入鐵幕」。

「此後三十年，西方不斷的撤退，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併入共黨範圍

美蘇關係在和解政策下的趨勢

，現在已經到了蘇俄在非洲也有衛星國，幾乎整個亞洲被他們控制。西方所讓予極權主義者，遠較歷史上任何一個戰敗國所承認者為多」。

「我聽到有人說：「我們無法保護那些沒有防衛自己之意志的國家」。我同意此說，但此說只限於越南。今天歐洲的半數國家和全世界三分之二國家自衛的意志，甚至低於越南。」

「有人說：「我們無法防衛那些不能靠自己人力防衛自己的國家」，但面對極權的優越勢力，當這些勢力襲向一個國家時，沒有一個國家能依本身人力來保護自己，例如日本，它連常備軍都沒有」。

「蘇俄已為本身利益利用「和解」，現在和將來都將繼續利用「和解」，例如，積極參予「和解」的蘇俄與中共已攫取中南半島三國。的確，也許是爲了安慰你們，中共將派來一支桌球隊，蘇俄也可能派出一個舞蹈團」。

「我認爲眞正「和解」的主要特色，只有三個：第一，應先解除武裝，不但要解除武裝不用戰爭，且不用暴力。我們不但要停止使用那些用以毀滅鄰國的武器，也要停止使用那些作爲壓制本國同胞的武器。如果我們今天在此地可以高興的聚會，而在共黨控制下的人民却在垂死中呻吟，或關在瘋人院裏洗腦，那就不是「和解」。

其二是，那並非基於微笑，不是言詞的讓步，而應基於堅定之基礎。我們知道聖經上這句話：「不是建築在沙上，而是在石頭上」。「和解」必須保證不在隔夜之間便被推動；爲此，締約的另一方應使其行爲及輿論、報紙和自由選出之國會的節制，在此項節制存在之前，「和解」決無保障。

其三，當他們還使用在蘇俄被驕傲的稱爲意識形態戰爭的不人道宣傳時，那還有什麼「和解」？我們不要那種「和解」。我們要做朋友，就眞正做朋友，如果我們要「和解」，就要眞正「和解」，並結束意識形態的戰爭」。

「你們應該瞭解共產主義的本質。共產主義的基本觀念，都是列寧教條——是任何人不敢走面前的東西，那就是笨蛋。如果你能拿走它，就拿走它，如果你能攻擊，就攻擊，共黨領袖只敬重「堅定」，却嘲笑那些不斷對他們讓步的人。你們說，「力量如不嗜妥妥協將造成世界衝突」，但我說，「不斷屈服的力量，却不成其爲力量」。

「從我們親身體驗，我可以告訴你們，只有「堅定」才能抵擋共產極權

的攻擊，已有許多歷史例證，如一九四八年，你僅以無比的「堅定」精神防衛柏林，一九五〇年以「堅定」立場在韓國應付共黨侵略，一九六二年迫使蘇俄飛彈撤出古巴，幾次事件都沒有發生過世界衝突。我這些反蘇俄的人，赤手空拳，一無所有，而只有一顆心，和所賴以在這個殘暴制度下度過半個世紀，當我們發現內心有「堅定」意志以保護我們應有的權利，我們堅持下去，由於我們的「堅定」，我們才經得起考驗」。

『在二十世紀用「善良」與「邪惡」這些字眼，在西方幾乎已成爲笑話。這些字眼幾乎成爲舊式的觀念，但它們實在仍是真實的觀念。「善良」與「邪惡」的觀念來自高於我們的領域。我們不應捲在卑鄙、微末、短視的政治考慮中，而應認清集世界邪惡之大成及憎恨的可恨力量已經存在那裏，而且正向世界各地蔓延，我們必須起來反抗它，而不是急忙的放棄，把邪惡所要吞噬的統統丟給它們』。

『今天，世界上有兩大潮流正在進行，其一是短視的讓步過程，它不斷的放棄，放棄，希望也許有一天狼會吃飽了。其二是我認爲一切問題的關鍵，它將給我們帶來前途；在共產主義堅固的軀殼下，已經發生人類精神自由化的運動。新的一代正在成長，並「堅定」的與「邪惡」鬥爭，他們不接受無原則的妥協，他們寧可失去一切——薪水、生活環境及生命——而不願犧牲良知，不願與邪惡妥協』。

『但我們自由化的過程顯然需要社會變革，其進展比讓步的過程緩慢，在蘇俄，我們看到西方的退讓，我們感到驚慌。爲什麼讓得這麼快？這樣急轉直下？爲什麼一年內丟掉了幾個國家？』

我開始便說，你們是我們在共黨國家自由化運動的盟友，我向你們呼籲：讓我們共同思考，看能否調和這兩個進程。每當你們援助在蘇俄的受刑者時，你們不但表現慷慨與高尚，你們不僅是保護他們，也是防衛你們自己，你們是在保衛你們自己的前途。

因此，讓我們看看在阻止這無意義，不道德，對侵略者不斷讓步的過程做多少。爲什麼我們要提供共黨極權更多科技——一些他們需要用來武裝及壓制其人民的複雜、精密技術。即使不完全停止讓步，如果我們能減緩這個讓步的過程，使共黨國家內部自由化運動得以繼續進行，則這兩個進程終將帶給我們前途。

在這樣擁擠的地球上，已經沒有什麼內政事務，共黨領袖說：「不要干預我們內政，讓我們在寧靜中扼殺我們的國民」。但我告訴你們：「要多干預，儘量干預，我們祈求你們不斷的干預。」

索忍尼辛認爲第三次大戰早在一九四五年雅爾達密約簽訂時就開始了，三十年民主國家是大輸家，而且輸得很慘；第三次大戰不是沿用過去的陳舊方式，而是利用「民主」、「改革」、「冷戰」、「和平共存」、「和平共處五原則」、「國際關係正常化」、「和解」、「低盪」、「均勢」等假名義取勝。在這些假名與戰略運用之下，已有廿個國家被拖入共產地獄。目前還有很多國家正徘徊在共產地獄的邊緣。索忍認爲現在民主國家快到完全被擊敗的時候。如果再開第三次大戰何時爆發，如何防止，實際上已無意義。我們必須有勇氣和明白的心智來制止第四次大戰的發生，以免爲時已晚。

結論

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大家一向都尊重其領導地位，但在近幾年來對蘇俄與毛匪的勾結，造成和解的震撼與衝擊，使許多民主國家都不明瞭美國將走往何處，而動搖了對美國的信賴。

美國對蘇俄的和解政策，是一條單行道，蘇俄從和解中獲得美國最新的科學技術，也獲得很多經濟上的利益；更在戰略核子武器的发展上得到極大的便宜，使美國在核子競賽與軍備競賽方面，一天比一天落後，也未能從和解談判中真正解決任何問題。最使人痛心的，是對蘇俄和解政策，不但未能挽救越南，反而造成中南半島三邦淪入赤魔控制的悲劇。

美國對毛匪的和解政策，不僅瓦解了亞洲國家反共意識的團結，也損害了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信心；尤以匪幫進入聯合國之後，更加大張旗鼓的來進行反美鬥爭，大搞其利用所謂第三世界的統戰，煽動發展中國家聯合反美。今日美國在聯合國中所面臨的困境，實際上就是和解政策所造成的。

美國共和黨籍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最近指責行政當局與蘇俄的和解已加速了北約組織的衰退，並削弱了美國聯盟的關係，他說：「和解一詞對蘇俄而言與我們所瞭解的意義截然不同，在這種情形下，和解從最好處說是互不相干，而從最壞處看，則是無異告訴敵人和舊時的盟邦，我們美國將任

令蘇俄得其所哉。

卅年來共黨勢力所以能够步步擴張坐大，是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的赤化世界目標，並且根據這個世界目標，來決定它們的政策和戰略。即使它們之間或它們的內部，發生了矛盾和鬥爭，也決不因此損害它們的共同世界目標，更不會因此將敵人的敵人看作朋友。

民主國家的情形則不同，各國都有其獨特的國家目標，而這個國家目標，則超越於共同世界目標之上，當國家目標與世界目標不能兼顧時，便犧牲後者來成全前者，其結果，民主國家的團結不能堅固，很容易被敵人分化離間，被敵人各個擊破。

民主國家不僅對共產國家的思想、目標、政策與戰略運用，多缺乏有正確深入的認識，而自身尚普遍存有畏戰、苟安、姑息、共存的心理。當前世界局勢的演變，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次，在共產國家中，無論由那一派或那些人當權，其世界目標以及由此產生的政策，都是固定不變的。它們可變的，只是貫徹其目標與政策的戰略，亦即在何種情況下，制服何種敵人，應該運用何種手段。民主國家常喜歡將敵人分為強硬派或溫和派，其實，這是無中生有的假設，根本與事實不符。民主國家又常常寄望於敵人內部的鬥爭，來緩和世界的緊張局勢，或欲利用敵人相互間的矛盾，來阻遏它們的對外擴張，其結果，敵人反而利用民

主國家這些錯覺幻想，得到更多的斬獲。

民主國家，不僅缺乏明朗堅定的世界目標，缺乏明朗堅定的對外政策，甚至對國家目標與國家利益，也缺乏有共同一致的見解。

三十年來，我們所從事的全球反共鬥爭，是在打思想戰，打制度戰，要知道，共黨集團絕對不會容許與非共國家共存，所以說真正的「和解」，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而這一場鬥爭的最後結局，誠如列寧所說的只有一個，若不是民主國家被完全埋葬，便是共產勢力被徹底消滅。因而決不可幻想與赤色魔鬼一同生活下去，應知赤色魔鬼一日不滅，這個世界便一日沒有安全和平可言。

因而民主國家，尤以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要想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那必須認清敵人的行為動態，更應急速改變過去「我行我素」，作繭自縛的「和解策略」、「畏戰心理」和「苟安的傾向」，而應毅然負起對自由民主世界承擔的責任。

也誠如索忍尼辛所說的：「當前不但亞非國家或被征服，或被分割，或在赤色恐怖下顛倒，就是西歐本身昔日所謂帝國主義者，現亦正在共黨內外夾攻下，搖搖欲墜，朝不保夕。東西勝敗，早已形成」。今日就看西方認輸以後，在清醒警覺中，如何防止第四次大戰的來臨！

共黨「黨的領導」之批判

劉勝驥

外電曾傳聞毛澤東已死，雖然不能證實，但痴肥老昏的毛匪，終是要去見馬克斯的。在毛匪死後，中共將由何人繼承毛匪？以何種方式領導？將是研究中共問題上的兩個熱門題目，前者屬於人事問題，置諸高明；後者屬於

制度問題，謹就共黨黨章、黨義、匪酋言論的依據，來探討共黨目前和未來的領導型式、目標。

在領導型式上，中共官定的說法是採取「集體領導制」。美國著名學者